

## 乔叟与英语标准语的兴起

钱坤强

英国 16 世纪末期某所学校的校长穆尔凯斯特在其《初级教程》一书中有下述一番踌躇满志之辞:

I loue Rome, but London better, I fauor Italie, but England more, I honor the Latin, but I worship the English. . . I do not think that anie language, be it whatsoever, is better able to vtter all arguments, either with more pith, or greater planesse, then our English tung is.

“我爱罗马,但更爱伦敦;我衷情于意大利,但我更倾心于英国;我敬重拉丁语,但我崇尚英文. . . 我相信,任何语言,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均无法像我们的英语那样,能以更为简练质朴的言语,来表达所有的论辩。”

此番带有强烈爱国热忱的话是在 1582 年说的,与乔叟最初创作《坎特伯利故事集》相距约二百年。穆尔凯斯特的这番陈述听上去之所以信心十足,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此二百年间,除乔叟之外,一批颇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已相继脱颖而出。毋庸置疑,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学繁荣一方面提高了英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尽管有决定意义的英语标准化发生在其后较晚的某个时候——直到 18 世纪中叶,约翰逊博士出版了那部举世闻名的《英语辞典》,从而用书面的形式将英语词汇的拼写、释义、用法等固定下来——但是,可以有相当把握地说,英语一旦取代了诺曼法语,作为本族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就开始了其自身的标准化进程。当然,一种语言的标准化应该被视作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而不是某项一蹴而就的成就。对于英语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其现代标准化的

直接渊源在于中古英语。即使在中古英语中,这种语言的演化也相当复杂。塞西利·克拉克援引米歇尔·塞缪尔斯的研究成果指出,至 14 世纪后期,有 4 种方言曾分别作为书面标准语出现。这四种方言可依次称作标准 I (主要表示出中部即 Central-Midlands 的特征,大多用于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中),标准 II (表示出东盎格利安和埃塞克斯的特征),标准 III (即乔叟式英语),以及标准 IV (即所谓的英国大法官法庭英语)。然而,在此 4 种标准中,标准 II 和标准 III 似乎对后来的英语标准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按照塞缪尔斯的观点,标准 I “在最终标准的形成方面没起到任何作用”,而标准 IV 受诺斯方言影响较大,故而与标准 II 和标准 III 鲜有共通之处。标准 II 与标准 III 之所以殊为重要,因为它们均与伦敦有关,而当时的伦敦已成为全国的文化、行政与经济中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标准 II 与标准 III 之间,还存在着二者的相对重要性问题。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标准 II 表示出了诸多与众不同的东盎格利安和埃塞克斯特征,由此可以推知,在操标准 II 的人中间,大多数是从英国本土其它部分移居首都的那部分人。但是,乔叟所使用的英语则牢牢地以伦敦话为基础。它在后来的标准化中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此结论的得出基于下述一些考虑。首先,作为特定的文学作品,乔叟的英语从一开始就以书面语形式出现,而语言的标准规范化也只能从书面语普及开去,因为书面语较之口语,是一种更为实在、更为具体可感的存在形式。其次,乔叟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国际性影

响的重要诗人,其文学成就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他的皇皇巨著吸引了范围广泛的读者群,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对他作出反应。他的创造力不仅塑造了一般的美学趣味,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感知与表达方式。此外,乔叟的作品被广泛缮写,这一事实可以从乔叟本人致“抄写员亚当”(Adam scrivain)的一首诗中看出。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正如塞西利·克拉克再次指出的那样,“标准化显然始于那些专门从事宗教与文学作品缮写的抄写中心。”最后,亦是最重要的一点,乔叟在使用本族语英语时已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完美与成熟。乔叟以其成熟完备的英语构成了一种自身的标准,其后的英语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并拓展了乔叟标准的遗产。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乔叟的英语,尤其是他的句法,来揭示处于中古英语朝着现代英语转折点上的乔叟在英语语言发展过程中,亦即标准英语的兴起中所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他的语言艺术的某些侧面对后世诗人所产生的影响。

\* \* \*

作为诗人,乔叟比谁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对语言的成功驾驭在表达其诗歌创作冲动方面的重要意义。据此,可以解释他在遣词造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常审慎与专注。当然,乔叟也证明,他相当善于选择那些极富表现力的词汇,以适应不同上下文的不同需要。尽管如此,他的注意力主要地集中在句法上,而他对句法的处理仍可谓得心应手,灵活多变。这集中体现在《坎特伯利故事集·总序》的开篇。长期以来,对这开头十八行诗句的诗意抒情大加赞赏者不乏其人,但这一段诗文娴熟的句法处理也同样值得我们剖析。除非读者的分析十分细致敏感,否则,他就很难相信整段诗文实际上是由一个单独的完整句构成的。在这个完整句中,可划分出3个互有关联的从句,而每个从句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从语法上

讲,这3个从句无法单独成立,最初的两个平行从句实为状语从句,均由“whan”引导。第三个从句是一个由并列连接词“Thanne”引导的并列句。在将这三个从句进行细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第一个从句中含有一个并列部分(perced... And bathed...)和一个由“of which vertue”引导的从属部分,用以修饰“swich li cour”。在下一句相关的从句中,乔叟重复了类似的句法结构,在第7行与第9行使用了两个“and”来连接并列部分中的3个主语(‘Zephyrus’, ‘the yonge sonne’以及‘smale fowles’),在第十行使用了关系代词“That”来引导一个从句,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smale fowles”。第三个相关的从句可以被视作这段诗文的主要部分,尽管从语法上看,它是由“Thanne”引导。前两个从句中的句法结构又一次在这里重复出现。第13行与第15行使用了两个“and”来并列联接“folk”,“palmeres”和“they”。第18行中又使用了关系代词“that”来引导一个从句,修饰“the holy blisful martyr”。这18行诗的句法结构既是复杂的,又是巧妙高超的,因为在表面的句子堆砌之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深层结构,平衡并制约着各个句子的次序与含义,并将它们融为一个有机且易于理解的整体。从总体上看,这段诗文丝毫没有紊乱的迹象,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头至尾读下去,而不致于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然而,对总体句法框架所作的这样一番分析,还不足以突出该段诗文现在所拥有的那种特殊的美学效果。读者在初读《总序》时的第一印象是,很难觉察出诗作者这种匠心独运的句法操作。换言之,乔叟在句法上殚心竭虑而断无斧凿之痕。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乔叟句法构筑方面的另一侧面,即他对倒装结构的使用。一个不很成熟的诗人很有可能将每个诗句按其一般正常的顺序排列,尽管他也能构想出乔叟的那种总体句法框架。但那样一

来,整段诗文从文体上看将变得平铺直叙,而流于沉闷乏味。换言之,各个句子将显得仅仅是“粘贴”在一块,而显示不出对它们内在必要性的考虑。乔叟的做法是,将一定数量的句子结构加以倒装,在一个井然有序的总框架内予人以变化感与多样感。几乎所有 11 个加标点的句子都接受了倒装处理。(除了“*And bathed every veine in swich licour*”和“*And palmeres for to seeken straunge strondes/To ferne halwes, couthe in sondry londes*”。在后一句中,乔叟依然作了一点变化,他在“*palmeres*”之后省去了动词“*longen*”。)开头两句的倒装尤其典型性。“*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wres soote/The droughte of March hath perced to the roote*”用散文风格处理之后的一般顺序可表现为“*Whan that Aprille hath perced the droughte of March to the roote with his soote showres.*”当然,以此种方式进行的散文风格顺序复原只能导致整段诗文的诗意丧失殆尽,因为节奏与韵律作为诗歌的两大要素在这一过程中悉遭破坏。尽管这样,这种散文式复原仅仅是为了提供某种对照,用以衬托出乔叟变化其句法结构的特殊手法。在上述句子中,被倒装的句子成分包括介词短语“*with his showres soote*”和宾语“*the droughte of March*”。但乔叟在第 12 行中对谓语动词也进行了倒装,并且,当定语从句(第 11 行)或介词短语(第 15 至 16 行)过长时,他抑或前置,抑或后置这些结构。乔叟诗歌中对于倒装结构的运用,其必要性是多重的,例如,为了满足诗行之间押韵的要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出于对句法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句法多样性一旦与有关的节奏与韵律的安排相结合,就产生出一种高水准的艺术性。在探讨乔叟的语言艺术时,W. F. 波顿指出,乔叟在《总序》开头部分所使用的修辞手法可被称作“铺陈,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该修辞格的亚类——迂回法。”如果我们在乔叟与另一位英国诗人弥尔顿之间进行某种

文体上的类比,我们势必会发现,两位诗人之间可供比拟之处远不止一处。饶有兴趣的是,弥尔顿《失乐园》的开头部分(最初的 16 行诗文,与乔叟的仅是两行之差)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乔叟《总序》开篇部分的那种句法结构:在语法上,二者均可被视作一个单独的完整句。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句法框架大致勾划如下(括号中的数字代表两首诗中具体的诗行):

乔叟的《总序》:

Whan (1) And (3) Of which (4) Whan  
(5) and (7) And (9) that (10) So (11)  
Thanne (12) And (13) And (15) That (19)

弥尔顿的《失乐园》:

Of (1) and (1) and (3) With (4) till  
(4) and (5) That (6) on (6) or of (7) who  
(8) how (9) or (10) if (10) and (11) that  
(11) that (11) that (14) while (15)

和乔叟一样,弥尔顿也将大量的内容填充到一个复杂的句子结构中,但他同样能象乔叟那样设法将许多的内容错落有致地组排在一个明晰晓畅的句法结构中。然而,在弥尔顿的处理手法中,倒装却已不那么频繁。乔叟的倒装结构遍布大多数诗行,但弥尔顿则不同;他只使用了一次,而这唯独仅有的一次倒装也是一劳永逸式的:篇幅极长的宾语被置于动词谓语之前。除此之外,单句诗行中的倒装寥寥无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可通过下述事实得到解释:即弥尔顿不是象乔叟那样在使用押韵的诗体。

乔叟之后英语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倒装结构的运用在数量上已相对减少。

我们无法实证式地确立弥尔顿在大量通过句法结构体现出来的这种诗体,就一定是对乔叟诗体的一种有意识的翻版。但是,这两位分属不同文学时期诗人各自得以将一单独的完整句铺陈演化为一个在数量上超出了 14 行诗诗行的结构,这一能力着实可提供一种令人惊异的共时类比,尽管进行历时溯源追

踪的可能性也不是全部不存在。另一个必然会  
引起我们注意的共同特征是,这两个结构均  
出现在两首长诗的开篇。对这一并不十分偶然  
巧合的解释,只能主要从文体角度进行。尽管  
在题材上,《失乐园》则更多地体现出宗教的  
气息,但是,乔叟敏锐的对世俗百态的观察与  
描绘,弥尔顿至诚至深的神圣情感,均足以让  
我们用弥尔顿所谓的“重大题材”(great argu-  
ment)来界定这两部作品的主题。

无独有偶,乔叟的这种作诗法的影响还  
跨越几个世纪渗透到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约  
翰·济慈的身上。“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这首用莎士比亚体押韵格式  
创作而成的十四行诗,依然是由一个单独的  
完整句构成的,在句法结构上沿袭弥尔顿的  
作诗法,即乔叟式的倒装结构已较为罕见(除  
了在最后一行),但平行结构的安排却更显工  
整,3 个由“When”引导的平行从句占去全诗  
的 11 行半,第 12 行的中间的破折号既标志着  
意群的总分割,又预示着主句的来临。但在主  
句实际出现之前,还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停顿  
——主句之前的两个介词结构各占去 12、13  
行的半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主句一旦出现  
时,却是惊人的简短,仅是一主语辅以用“and”  
联结的两个不及物动词,之后又是一个以  
“Till”引导的从句。整首诗几乎犹如一座由简  
洁的主句背负起来的从句套从句的倒金字塔,  
但由于倒金字塔由从句构建起来的主体结构,  
用平行的连词和介词层层叠叠砌工整,  
衔接严谨,并用一破折号在第 12 行漫长的从  
句与简短的主句间产生一种逐渐过度的效  
果,更有“Till”从句在第 14 行于主句铿然落地  
之前起到铺垫作用,故整首诗繁而不乱,语义  
层次清晰,句法框架极具动态,在形式上产生  
一种紧凑连贯、一气呵成的独特审美效果。

在分析了乔叟的句法特征对后辈诗人在  
作诗法方面所产生影响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  
考察一下乔叟语言艺术的其它一些侧面。

乔叟的英语灵活多变,富有弹性。他每每  
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类似的概念,尤  
其是当它们相当贴紧的时候。例如:

Me thinketh it accordant to resourt  
To telle you all the condicioun  
Of eech of hem, so as it seemed me. . .

(General Prologue, 第 37-9 行)

“Me thinketh”显然是一种中古英语形式,  
在现代英语中大致相当于“it seems to me”。这  
一表达方式的真正含义是“I feel as if. . .”,强  
调的是主观感受。乔叟的“seem”在功能和语义  
上均有所不同。在“so as it seemed me”中,“it”  
指前一行中的“the condicioun”,“seem”的实际  
含义是“appear”,着重强调客观情状,那些烙  
刻在主体意识上的客体的表征与印象。进行这  
样的区分相当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意识  
到乔叟在使用这些灵活多变的表达方式时所  
想实现的侧重点的不断变化。

“Me thinketh”代表了中古英语中的一个  
特殊结构。类似的结构包括“him thoughte”,如  
在 Him thoughte a man stood by his beddes side  
句中;“him mette”,如在 Him thoughte a man a  
wonder dream again the day 句;“hem leste”,如  
在 the wind gan change, and blowe right as hem  
leste 句中。我们可以将“him thoughte”和“hem  
leste”分别转译成现代英语中的“it seemed to  
him”和“it pleased them”。在这样做过程中,  
我们创造出一个非人格性的第三个称单数主  
语“it”,将“him”和“hem”作为宾语来对待。  
可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him mette”这一  
结构,似乎已经不可能了。“Him thoughte”后  
面紧跟的是一个从句,而“him mette”后面紧  
跟的是一个直接宾语。因此,我们可以假设“mette”  
为一及物动词。将“mette”当作及物动词来解  
释,可以从 Nun’s Priest’s Tale 的一句句子——  
“That he hadde met the dream that I you  
tolde”——中找到依据。此句的语义层次是  
非常明确的:作为过去分词,“met”起到及物动

的功能,宾语是“the dream”主语是一个非常合乎语法的主格代词“he”。既然“mette”以及“had met”必须被视为及物动词,那么从语法上讲,它们的前置成分必须是一个能充当主格的名词或代词。这样,乔叟就应该在语法上像使用“he hadde met”那样来使用“he mette”结构。为了产生某种特殊效果,乔叟就极有可能这样用,因为这种用法不乏其例。乔叟在 *The Shipman's Tale* 中描述一个市侩气十足的女佣时用了这样一句“Ful lief were me this conseil for to hyde”(第 159 行)。在 *The Book of the Duchess* 中,则有“Yet shulde he fayle to rekene even / The wondres, me mette in my sweven”(第 442 行)。

当乔叟在诗歌中使用倒装结构时,很有可能是为了符合某一首诗特定的韵律模式。但在某些情形中,其它的一些因素会占上风。乔叟的 *The Former Age* 无疑是拉丁诗歌中 *Ubi sunt?* 主题在文艺复兴初期英国诗歌中的再现。它既是对“昔日的美好时光”的理想化描绘,亦是对世风日下的今日的悲嗟。为了起到强调效果,乔叟开篇时这样写道:

A blisful lyf, a paisible and a swete  
Ledden the peples in the former age.

乔叟的怀旧情愫,对纯朴的颂扬在这里昭然若揭。这一效果的获得显然与乔叟的文体处理不无关系。句法经这般构筑之后使人强烈感到,真正的强调对象是昔日的“blisful lyf”,而不是 the former age 本身,尽管标题所暗示的思路更倾向于后者。乔叟将 3 个形容词接连堆砌起来,这一作法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理解。但即使在这里,乔叟的作法也是特有的。与现代英语中的情形一样,两个以上的形容词的连用无疑会使句子显得冗长笨拙,复杂难懂。乔叟的方法是将这 3 个紧接的形容修饰词分开来,按照它们相对的重要性进行组合排列。其中,“blisful”无疑是个中心词,“paisible”、“swete”所起的作用则是将中心概念

具体化,并加以强调。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现代英语不同,乔叟用“a paisible and a swete”来保留了其名词短语的形式。从语法角度看,我们自然而然会假定乔叟在“a swete”之后省略了“lyf”一词。但假若我们果真要这样为该句“添足”的话,其韵律将由于额外的音节而悉遭破坏。就其现状而言,它一方面保持了相对的平衡,另一方面又能使韵律完好无损。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当乔叟不得不用两个或更多的形容词来修饰一个名词时,乔叟在句法结构上的安排已体现出现代英语的某些特征,例如,“Embrouded was he as it were a mede, / Al ful of freshe flowres, white and rede”(General Prologue, 第 89—90 行)。

在探讨乔叟的英语时,考察一下“as”一词在句法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亦将不无裨益。显而易见,“as”在乔叟的作品中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用法复杂多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例证着乔叟的英语所达到的成熟水准。“As”的基本用法是充当连接词,通常引导一个插入语:

For thilke time, as I have understonde,  
Beestes and briddes coude speke and singe.  
(The Nun's Priest's Tale, 第 60—61 行)

这类表达方式在现代英语中亦很常见。在乔叟的英语中,“as... as...”使用频率也不低,如:

He was as fresh as is the month of May.

与现代英语中的情形相同,此句中的两个“as”充当着不同的句子成分。第一个是副词,意为“to the same extent”,第二个是关系代词。此外,乔叟也惯于使用“as much as”这一表达方式,如:

That they me founde as mushe as oo cotage  
In which they both mighte ylogged be.  
(同上,第 170—171 行)

一个现当代作家十有八九会用“as many as”而不用“as much as”,因为后面紧跟的是一个可数名词。然而,乔叟在这时肯定有其独特

的考虑。他在选择“as much as”这一结构时,连同此前的否定词 ne 一起,更多地要突出强调“连最起码的一座村舍都找不着”这一内涵。在乔叟的英语中,“as well as”这一表达方式也渐趋普遍。在“It is my good as wel as thyn, pardee”(The Wife of Bath's Prologue, 第 316 行)中,它连接的是两个表语。在“I woot as wel as ye, it is no drede”中,它连接的则是两个主语。

乔叟英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当他使用一个定语从句时,他习惯于将一个关系副词与一个关系代词连起来使用。这是中古英语所特有的,在现代英语中则是不规范的。事实上,英语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就不复有这种表达方式了。但在乔叟那个时代,这一用法却是司空见惯的,如:

They helde hem payed of fruitd, that they ete,

Which that the felde yave hem by usage.

(The Former Age, 第 3—4 行)

显而易见,关系副词与关系代词连用的作法始终为乔叟所遵循。但当关系副词转而变为“where”时,关系代词就从“that”变为“as”。例如:

Me mette how that I romed up and down

Within oure yeerd, wher as I sawgh a beest.

(Nun's Priest's Tale, 第 59—60 行)

And happed so they comen in a town

Wher as ther was swich congregacioun.

(同上,第 168—9 行)

如果说现代英语的读者尚能使自己习惯于这样一种中古英语表达方式的话,那么,将会发现极难接受另一种涉及到“as”的表达方式。试考虑:

But this word is nought take of every wight,

But ther as God kist yive it of his might.

(The Wife of Bath's Prologue, 第 84—85 行)

A wis womman wol bisye hire evere in oon  
To gete hire love, ye, ther as she hath  
noon. (同上,第 215—6 行)

在《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卷一》中,“as”一词在这类上下文中均被注释为“Where”。换言之,它是一个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副词。但既然“ther”也是一个副词,我们只能将它理解为“the place where”。在下述诗行中,“as”再度变作一个关系代词:

By housbondrye of swich as God hire sente.

(Nun's Priest's Tale, 第 207 行)

In swich estaat as God hath clepped us

I wol persevere.

(The Wife of Bath's Prologue, 第 153 行)

与现代英语一样,“swich”之后的关系代词必须是“as”而不是“that”。当“as”与“to”连用时,意为现代英语中的“according to”:

God woot this noble king, as to my wit.

(同上,第 41 行)

尽管在 20 行之后我们发现“As fer as e vere I can”也是一个通行的表达方式。在别处,乔叟将“as”与“of”连用,构成一个介词短语,表示原因或对照,如:

And born him wel as of so litel space.

(General Prologue, 第 87 行)

\* \* \* \* \*

“Alas! how the thought of man, dreint in over-throwinge deepnesse, dulleth, and forleteth his proper cleernesse, mintinge to goon in-to for eine derknesse, as ofte as his anoyous businesse wexeth with-oute measure, that is driven to and fro with wordly winds!”

在阅读乔叟翻译的波伊提乌(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e)的散文译文时,我们禁不住为乔叟英语的美,它的明快晓畅及其丰富的表现力所折服。除了词语的拼写与某些词的语义之外,这儿所摘引的一段文字读上去与现代英语相差无几。当

然,作为中古英语,乔叟的语言与现代标准英语多有出入之处。但两者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与契合也是不容否定的。乔叟的英语是现代英语所由发展而来的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在读乔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油然而产生一种挡不住的恋旧情绪。这是一种我们无法不留恋的语言。任何一种中古英语形态都无法像乔叟的文学语言那样展示出高度的精确性、流畅性、复杂多变性,以及简朴明晰性,而所有这些正是自乔叟之后的英语语言发展所追求的本质特征。

### 参考文献

1. *A Choice of Chaucer's Verse*, Nevill Coghill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72
2. *Essays in Modern Stylistice*, ed. Donald C. Freeman Methuen & Co Ltd, New York, 1981
3. *Chaucer's English*, Ralph W. V. Elliot Andre Deutsch Limited, London, 1974
4. *A Living Language — The History and Structure of English*, W. F. Bolton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2
5.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Boethius and Troilus) ed. Rev. Walter W. Skeat,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2nd Edition, 1900
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Georges Bourcier (English adaptation by Cecily Clark), Stanley Thornes (Publishers Ltd.), 1981
7. 李赋宁:《英语史》,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 附录:

1. 乔叟《坎特伯得利故事集·总序》第 1—18 行

Whan that April with his showres soote  
The droughte of March hath perced to the  
roote,

And bathed every vei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e engendered is the flowr;  
Whan Zephyrus eek with his sweete breeth  
Inspired hath in every holt and heeth  
The tendre croppes, and the yonge sonne  
Hath in the Ram his halve cours yronne,  
And smale fowles maken melodye  
That sleepen al the night with open ye—  
So priketh hem Nature in hir corages—  
Thanne longen folk to goon on pilgrimages,  
And palmeres for to seeken straunge strondes  
To ferne halwes, couthe in sondry londes;  
And specially from every shires ende  
Of Engelond to Canterbury they wende,  
The holy blisful martye for to seeke  
That hem hath holpen whan that they were  
seke.

I. 弥尔顿《失乐园·卷一》第 1—16 行  
Of man's first disobedience, and the fruit  
Of that forbidden tree whose mortal taste  
Brought death into the world, and all our  
woe,  
With loss of Eden, till one greater Man  
Restore us, and regain the blissful seat,  
Sing, Heavenly Muse, that, on the secret top  
Of Oreb, or of Sinai, didst inspire  
That shepherd who first taught the chosed  
seed  
In the beginning how the Heavens and Earth  
Rose out of Chaos; or, if Sion hill  
Delight thee more, and Siloa's brook that  
flowed

Fast by the oracle of God, I thence  
Invoke thy aid to my adventurous song,  
That with no middle flight intends to soar  
Above th' Aonian mount, while it pursues  
Things unattempted yet in prose or rhyme.